

中国短篇儿童小说之王
常新港
心灵
系列

光明树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
PUBLISHING HOUSE

国家一级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光明树



青岛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光明树 / 常新港著. —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1.12

ISBN 978-7-5436-7715-9

I. ①光… II. ①常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短篇小说

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36320 号

- | | |
|------|---|
| 书 名 | 光明树(常新港心灵成长系列) |
| 著 者 | 常新港 |
| 出版发行 | 青岛出版社 |
| 社 址 |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(266061) |
| 本社网址 | http://www.qdpub.com |
| 邮购电话 | 13335059110 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 |
| 选题策划 | 谢 蔚 梁 唯 |
| 责任编辑 | 梁 唯 王龙华 E-mail: lwff@sina.com |
| 封面设计 | 青岛出版社设计中心·乔峰 |
| 插 图 | 梦 鸢 |
| 照 排 | 山东水文印务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山东华鑫天成印刷有限公司 |
| 出版日期 |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开 本 | 32 开 (890mm × 1240mm) |
| 印 张 | 6.5 |
| 插 页 | 8 |
| 字 数 | 130 千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436-7715-9 |
| 定 价 | 19.80 元 |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70

(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。

电话: 0532-68068629)

本书建议陈列类别: 儿童文学

光明树	/ 001
燃烧的太阳	/ 016
狗标本	/ 028
跛羊	/ 041
对不起，导演	/ 047
青瓜瓶	/ 057
麻烦你送我一个妹妹，弟弟也行	/ 069
金鱼头顶上没有钓钩	/ 084
他和他永恒的朋友	/ 096
城市香草	/ 107
想到你，我感到很快乐	/ 120
被切开的洋葱头	/ 127
呼吸的牛仔裤	/ 141
玻璃蛋中的那粒米	/ 155
冬天的沉默	/ 165
我们可能成为某一种老人	/ 171
乌龟是怎样变成豹子的	/ 190

光明树

父亲究竟是在童年还是在少年走进了伏牛山那首古老的民歌？我觉得，这民歌一旦唱出了父亲，它会显得优美而又感伤动人。

但父亲不知道自己吃完一个未熟的苦涩柿子，抻了抻脖子，唱起这首民歌时，他自己的灵魂已经随着民歌飘过永远是黄昏颜色的小村庄了。

父亲说，咱的老家，就趴在伏牛山的阴影里。从山后面，老是飘来连绵不断的迷雾，凝聚在村子的上空。这时，童年的父亲就会看见在灰色的云中旋出一只充满神采的鹰，那民歌不知从什么地方伴着巨鹰的翅飞舞着。

父亲就在那灰色迷雾中寻找若隐若现的鹰和民歌。

“小青，吃饭了！”村庄里塞满了柴烟味。正是早晨吃饭的时候。一个两眼被柴烟熏得通红的女人走出一座小院，一手扶着黑黝黝的柿子树，一边喊着。她穿着一件黑褂子，两手不停地往

001

光
明
树

前襟上抹，不知是手上有灰土，还是黑褂子脏了。

“吃饭了，小青！”那女人的丈夫也站在了柿子树下，喊了一声儿子。他也穿一件黑褂子，手里端着个大木碗，碗里冒着热气，里面是玉米糝子粥，金黄的粥上有一小撮胡萝卜咸菜漂着。

没有回答。那男人又扯着嗓子喊了一声，大概粥还没咽尽，嗓子里有咕噜咕噜的声音。

“小青在井台上洗哩！”女人跟男人说，手还在一下一下往黑褂子上抹。

“小畜生！”男人骂了一句，嗓音里的粥味更浓了。男人骂完，脸上竟有一丝满足。

叫小青的男孩子正摇上第二桶清水。他用一块手巾——其实是一块破布——蘸上清水，往自己赤裸的上身狠劲搓，单薄的上身已被搓红了。

他是全村第一个爱洗澡的人。这个男孩子很奇怪，他偏偏喜欢在清晨爬出被窝后洗澡，而且是站在井台上用冷水。

男孩子的母亲看见儿子拎着一只空桶走回来，像是看见一根细短的红萝卜走过来。她跟身旁的男人说：“我只洗过一回澡，嫁给你的前一天！”

那男人咽下最后一口粥，用舌头舔碗里的残粥，舔到碗底时，舌头伸得很长，脸也皱得很难看。听见女人说，他瞪着一双很疲劳的眼睛，好像在回忆很遥远的事情一样：“我……不知道，我娘到底给我洗过澡没有……”

“跟小青说说，别洗坏了身子！”女人说。

“全村人没咱儿子这样的！咱就这一个儿子！”男人说。

红萝卜一样的男孩子走到柿子树底下，望着父亲和母亲说：“爹娘叫我？”

女人说：“小青，吃饭去！”她没提洗澡的事。

男人说：“小畜生，喝粥去！”他伸手拍拍儿子的光身子，有点儿羡慕地盯着儿子。他也不提洗澡的事了。

男孩子在父亲拍过的肩上又搓起来，使那块皮肤重新泛起一片红色。两个大人跟在红萝卜后面，一步不落。女人的眼里闪烁着爱的火星子，男人的眼睛里早已没了疲劳。

男孩子蹲在灶房里喝粥，用刚才父亲用过的大木碗。他闷头喝完一碗粥，才抬起头，看见父母站在热气和柴烟中盯着自己。男孩子不说话，眼睛盯着锅。他盛了一碗，就看见锅里金灿灿的糝子粥陷下去一截，锅边上便爆起一层诱人的粥嘎巴儿。他喝完三大碗粥后，伸手把粥嘎巴儿从锅里揭起，卷成一团，往嘴里塞。

“这小畜生！”男人又爱惜地骂自己的儿子，脸上笑起来，那笑容难看但很动人。

“再吃一碗！”女人跟儿子说。

男孩子看了一眼锅，望望母亲的小脚，说了三个字：“娘吃吧！”说完，取了个书包挎在肩上。

“哪去？”父亲问。

“上学！”

“别去啦！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教书先生病了，躺在床上哼哼呢！”父亲站在灶间的烟雾中，那声音就从烟雾中飘出来，“去担柴吧！今天不念书，可以担两趟！”

男孩子站在柿子树下，一脸惋惜的表情。罩在村庄上空的烟渐渐淡了，那只巨大的灰鹰没有在早晨的雾中出现。男孩子听见远处有一个老人在凄怆地歌唱，他还听见娘在灶间轻轻吮吸糝子粥的声音。

男孩子放下书包，扛着一根很宽的竹扁担走出了村庄。

男孩子上了山，看见自己的村子卧在伏牛山的阴影里，他找不到自己家朝南的小小院门，也同样没有找到村庄上空灰色烟雾中的巨鹰。

中午时，他担柴下山，看见焦灼的太阳照亮了河滩上的每一块河石。那石头晃花了孩子的眼睛。一个汉子赤裸着脊背，在河滩上翻捡着石头，汉子的背也像水冲过的河石。那汉子终于抱起一块石头，用肚子一顶，两腿一弹，石头上了他的肩。也许是石头上的水流下了，也许是汗，把汉子屁股上的黑裤子浸湿了一片，像是又补了一块黑布。

男孩子担柴走到柿子树下，不知道那汉子是父亲。父亲正坐在从河滩上扛回来的石头上喘气，见是儿子，脸上又露出难

看但很动人的笑容。

“爹！扛这石头干什么？”男孩子问。

“盖房子！”

“盖什么房子？”

“傻儿子！给你盖！爹从今天起，每天扛一块石头，一年扛三百六十块，地基石就够了！”

男孩子无动于衷。

“你不喜欢给你盖房子？”

“喜欢！”男孩子说，眼睛却望着伏牛山背后。那里正有一团团云雾飘出。男孩子等着那巨鹰和遥远民歌的飘出。

黑柿子树下，石头一块块堆积起来。

那男孩子不长个，或者说，不明显地偷偷长着。他还是每天早晨去井台洗澡，把有些短粗的上身搓成红萝卜。

考中学的头一年，男孩子的学习成绩在几个村子的学生里，已没人敢跟他相比了。

男孩子冬天也站在井台上洗澡，眼睛可以看见伏牛山的阴面有浅浅的一层雪，像一幅善变的画悬挂在那儿。太阳出来，画就淡了，没有太阳，画就浓了。

村里有个开豆腐坊的女人，儿子老是升不了学，她不死心。她曾请人给儿子相过面，相面先生见她儿子长得跟白面馍似的，一面夸“白馍”福相，一面大声叫嚷“白馍”有大出息。相面先生指着对面的伏牛山说：“那是笔架山，你儿子是舞文弄墨

的！”豆腐坊女主人送给相面先生三斤热豆腐，对儿子说：“洗澡脑袋聪明！”

“天冷！”“白馍”说。

“洗一次！马上去！看能不能受得住。人家小青怎么受得住？”

“白馍”拎着桶去了，不一会儿又跑回来。他一边把桶扔到井里，一边打着强烈的喷嚏，浑身起了一层密密麻麻的小紫疙瘩，两只白手僵硬地握着。当娘的摸一下儿子，儿子毫不含糊地打出一串很响的喷嚏。

“算啦！钻进被窝背书去吧！”豆腐坊女主人无奈地说。

那一年，“白馍”长得更加出众了——不仅长得白，而且高大。村里人都会用怔怔的目光看他。“白馍”可真是福相啊！

也就是那年，“白馍”跟洗冷水澡的男孩子小青坐在同一个教书先生面前。男孩子小青坐在最前面，因为他个子矮；“白馍”坐在最后边，因为他个子高。

男孩子小青在先生念书时，从敞开的窗户可以看见父亲扛着一块很大很重的河石绕过水井，急急地走几步，把石头放在磨盘上歇一会儿，再抱起石头，用肚子一顶，两腿一弹，扛在肩上，直奔到黝黑的柿子树下，扔了石头，一屁股坐在石头上喘气。

看着看着，那男孩子的额上也渗出一层细碎的汗珠，像是做了一个很长很累很折磨人的白日梦。他把目光很快地从敞开

的窗口移开了。

有一天,教书先生跟豆腐坊女主人说:“你家的孩子恐怕跟不上了,别让他学了,干点儿别的比念书有出息!”

豆腐坊女主人慌忙递给教书先生三斤热豆腐,想了想,又加上一块:“请先生多费心,我儿子是个白痴,还仰仗先生引导他!”

教书先生捧着热豆腐走了。

在一次考试之前,“白馍”从最后面的座位调到前排,跟小青同桌。一考试,男孩子小青埋头答题,不一会儿,他感到身边“白馍”的白馒头一样的大脑袋向自己这边靠拢,连接着白馒头的白脖子也变细了,从衣领里像蛇一样伸出,越伸越长。

男孩子果断地伸出左手,遮住了考卷,打消了“白馍”的企图。

男孩子很快遭到了回击:“白馍”那天穿了一双鞋底很硬很厚的新布鞋,在桌下一脚踢在男孩子的踝骨上。男孩子的脸痛苦地扭曲了一下,他抬头看向先生,被踢的那只脚在哆嗦。他渴望先生帮助他,却瞅见先生眯缝着眼,正把脚放在凳子上,在那里精心修剪自己的脚趾甲。

男孩子把自己的考卷捂得严严实实。他脚踝骨刚刚换过踢的那个部位,又挨了几下打击。考卷答完,那个男孩子瘸着左腿走出学校的门。

第二天早晨,那个叫小青的男孩子走出院门时,手里抓着

一卷锅嘎巴儿，他看见“白馍”从村头的磨盘上跳下来，打着饱嗝，迎着 he 走过来。男孩子看见“白馍”穿着一件白得刺眼的衬衣，好像“白馍”是刚从另一个世界来的。

男孩子看“白馍”的眼神里充满了怨恨。

“白馍”笑了。男孩子发现，“白馍”的笑容像他娘，和豆腐坊女主人的笑一模一样。

男孩子想绕过去。

“白馍”伸开手臂拦住了男孩子的去路，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白花花的東西递给他。

男孩子的双眼一下子矇眊起来，像那天站在山上看见河滩上被太阳照亮的灿烂的石头。

那是一个雪白的馍。

男孩子把手里的黄色锅嘎巴儿越攥越黏，一个发甜的声音钻进他的耳朵：“给你的！”

男孩子的站住了。他手里的玉米锅嘎巴儿已攥成了小湿团了。他回头望了一眼白花花的東西，还有“白馍”身上那件白色衬衣。

玉米锅嘎巴儿掉在地上了。他没感觉自己伸出了卑贱的手，做梦一样把白馍抓到手里。他做梦般跑到土墙根下，又做梦一样把白馍吞了下去。他用舌头舔着唇边的白馍渣时，还像做梦一样。

再考试时，男孩子让“白馍”抄自己的卷子，但绝不让“白

馍”全部抄去。

男孩子成绩永远是第一。

夏天时，这个男孩子考上了中学，是他那所农村学校里唯一的一个中学生。他的父亲整整从河滩扛回了三百六十块石头。为了让儿子去三十里外的中学念书，父亲把房基石忍痛卖掉了。买主是“白馍”的娘，那个豆腐坊女主人。价钱出得很低。

男孩子又站在井台上，把光身子搓成个红萝卜。他拎着空桶走回家时，看见父母还是穿着黑褂子站在柿子树下。

“小青，你要什么？”娘问。

“小畜生！要什么就开口！”父亲的笑容难看但很动人。

那个男孩子在那个早晨说，他要一件白褂子。

“我给小畜生扯布去！”父亲说。

母亲在夜里给儿子做好了那件白褂子。

那个男孩子去三十里外上中学的第一天早晨，就看见伏牛山背后涌出一团团的迷雾。迷雾凝聚在村庄的上空，而那巨鹰又出现了。但男孩子没听见那凄怆的民歌，他感觉少了什么东西。

他走在伏牛山的阴影里，有些凉，就把那件黑褂子从包袱里掏出来，套在白褂子外面。以后，他半个月回家一次，都把黑褂子穿在外面。

有一天，他在回家的路上，看见被阳光照到的山坡上有一棵很绿的树，那树叶被山风抖动着，像鱼鳞一样闪着光，扫尽了

他童年积淤在心里的一切郁闷。

他盯着那树走过去，一直被它吸到跟前。他发现，这树比院子里的柿子树好看得多。他绕着它走了一圈后，猛然发现在树的一团浓荫下，垂着一个很长的绿色果实。他又围着这棵奇树转了几圈之后，断定树上只有这唯一的果实。人们以为它是一棵不结果的树吧！他想。他为自己的发现激动得兴奋起来，并伸出手去，抓住那个果实，拽了一下。

没拽下来。它还年轻，长得很结实。他松开了手，决定把希望留在树上。他用树叶把果实包了起来，再用青草缠上。

没人会发现它了。

他走下山坡，在能望到这奇树的山口处，做了一个不会被人发现的记号。

他问娘：“那棵树结了一个形状奇特的果子，那是什么树？”

娘说：“没听说过。”

问父亲。父亲说：“你瞎诌！哪有这树？”

那个男孩子路过山口，就跑到那树下看看，见果实还被树叶包着，他才踏实地离开它。

半个月后的一天，他突然发现包着果实的树叶落了，但果实还在。他松了一口气。

那个男孩子猜测这树被另外一个人发现了，这个人也同样发现了这个奇怪的果实。这个想法弄得他心烦意乱。

他伸出手，抓住了果子。之后，他又松开了手。因为他突然

想起,也许是果子长个了,把树叶撑开了。

他笑了。重新用树叶把果实包了起来。下次,不管它熟没熟,我都要把它摘下来。他想。

这天,他刚走到山口,猛然站住了。天上没有烟雾,更不见灰色巨鹰的踪影,但他听见了一首动听的民歌,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。断断续续的歌声正是从那棵奇树的方向传来的。

男孩子朝着那树快步走去,最后竟跑了起来。他一时觉得,是那棵奇树在歌唱。

还未跑到,他停住了脚步。因为歌声没了,他看见一个女孩子站在奇树下。

四目相对。

男孩子从头到脚打量着穿黑褂子的女孩子。

女孩子从脚到头审视着穿白褂子的男孩子。

他和她都用余光扫着树上的那个果实。

“你是念书的?”女孩子盯着男孩子的白衬衣,又盯着他肩上的鼓鼓的书包。

他点点头。“你呢?种地吗?”他盯着她身上的黑褂子。她的脸晒得很黑很动人。

她点点头。

他和她又用眼睛的余光扫着树上的那个果实。

他突然大声说:“我走了!”一步一回头。他想把女孩子从树下引开,让她明白,他并没注意这棵树,更不知道树上有一个神

秘的果子。

女孩子也大声说了一句：“我也走了！”然后一步三回头，警惕地盯着男孩子。

那个男孩子又陷进心烦意乱的心境里，怀着这种很坏的心情，走出山口。他又在山口停留了很长时间。那个果子属于她了！他想。因为他从她眼神里断定：她发现它了。

他重新听见了女孩子的歌声。他觉得又是那棵树在唱。他听着听着，伤心起来，不知是为女孩子还是为自己。

他再次路过山口时，犹豫了一下，他不愿意失望地看到没有果实的树。他最后还是向山坡上走去，他走得很慢。但那果实真真实实地挂在那儿，让男孩子愉快起来。

果子有些发黄了。

这次，他果断地伸出手，动作有些冲动，

“你知道它叫什么吗？”

男孩子身后突然传来了一个女孩子的声音。

男孩子把手缩了回来，转过头去，又是那个女孩子。

“问我？它叫什么名字？”男孩子摇摇头。

“这树叫‘八月炸’！到了八月，这果子就炸开了，就熟了。它很香很甜！果汁滴在衣服上，衣服都是香的！连山坡都香了！可惜，它现在还没熟！”

八月炸！男孩子在心里念叨着。多动听的树名，多么辉煌的八月炸啊！

“你上中学？”女孩子又把眼睛盯在他的白衬衣上。她的目光很贪婪。

他点点头。他看见女孩子的黑褂子洗过了，显得很干净。他发现，女孩子的眼睛一刻都未离开过他身上的白衬衣。他动了一点念头：“你有它吗？”

“有什么？”

“白衬衣！”

女孩子把头扭了过去，摇摇头。一会儿，她把羞涩的脸转了过来：“你穿着白衬衣很好看！我站在老远的地方，就能看见你的白衬衣！”

“谁穿白褂子都好看！”男孩子说，“我脱下来，你穿上试试吧？”

“不！我才不穿男孩子的衣服呢！”

“那……我就走了！”他说着，向山坡下走去。他回了一次头，看见女孩子的眼睛又盯在他的白衬衣上，那眼神是他无法描绘出的。他迅速脱下白衬衣，递给女孩子：“你穿上试试，一定很好看！”他鼓励她。

女孩子飞快地接过白衬衣，套在身上。慌乱中，她把扣子扣错了位。他走过去，帮助她扣好。

男孩子突然发现一个从未见过的女孩子站在八月炸的浓荫下，那个穿黑褂子的女孩子消失了。

“我脱了！”女孩子说。